

全
華
叢
書



金華叢書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會陽穀謀伐楚

僖公三年

○齊歸蔡姬

僖公三年

齊侵

蔡伐楚

僖公四年

甚小人之惡者寬小人之惡者也多小人之罪者薄
小人之罪者也小人之懷惡負罪者其心未嘗一日
安也一旦爲人所發情得計露手足失墜何辭之敢
爭其所以旅拒不服者抑有由矣是非小人之罪也
治小人者之罪也治小人者疾之太過求之太深謂

正指其罪惡無所附益未足以深陷小人由是於本惡之外復增其惡以甚之於本罪之外復增其罪以多之小人始悻然不服雖旁觀者亦憮然有不直君子之心矣所謂小人者方患無以自解也日夜幸吾一言之誤一字之差乘隙以破吾之說今吾乃故爲湔毀無實之辭使彼得以藉口是遺小人以自解之資也彼之惡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惡爲虛惡彼之罪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罪爲虛罪則爲小人者惟恐君子增加之不多耳嗚呼君子何苦坐一僞而喪

百真小人亦何幸借一誣而解百謫乎大商坐肆持
權衡而售物銖而銖焉兩而兩焉鈞而鈞焉石而石
焉人交手授物無敢出一語者苟陰加權衡而罔利
所贏者僅若毫髮眾皆競棄之將立爲溝中瘠矣權
衡已定加則爲貪罪惡已定加則爲濫是故取貨財
者取所不當取則當取者必反不能取治小人者治
所不當治則當治者必反不能治但取所當取帑藏
自不能容但治所當治姦宄自不能逃又何必曲取
而過治也哉齊桓公與管仲爲伐楚之役苟直指其

不共貢職以討之則適投其病楚必稽首而歸罪矣
而君臣過計以不共貢職之罪爲不足遂遠求昭王
不復之事欲張楚之罪大吾出師之名以蓋侵蔡之
私抑不知膠舟之禍年踰數百荒忽茫昧不可考質
楚安肯坐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使桓公
管仲苟止以包茅責楚而不加以昭王之問則言出
而楚服矣尙何待進師至陘而僅得其請盟乎影者
形之報也響者聲之報也刑者罰之報也高下輕重
咸其自取豈有一形而兩影一聲而兩響者哉君子

之用刑當聽其自犯而不置我於其間多與之爲多寡與之爲寡苟不勝其忿而以私意增之是我之刑而非刑之刑也伐人國覆人族殘人身而參之以我吁危哉以小人而謗君子謂之誣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之誣君子全體之誣也君子之誣小人一事之誣也小大雖殊然終同歸於誣而已矣君子方疾小人之爲誣而復效其爲誣亦何以責彼哉惜乎伐楚之際無以是語桓公者也然則楚之罪果止於不共王祭而已乎曰否楚聞周之衰竊王

號以自娛淫名掩於天子罪未有先焉者也桓公管仲方求出師之名尙遠取數百年之罪以加楚使知其僭王必無反爲楚隱之理今恬不加問是必不之見楚之僭王天下知之何爲齊之君臣獨不見乎此無他惟有意求出師之名所以愈求而愈不見也人之求墮簪者簪橫吾之前或瞽亂而不能見簪曷嘗自匿哉心切於求則目眩於視也桓公管仲之不見楚罪其以是哉

楚伐鄭

僖公三年

○齊執陳轅濤塗

僖公四年

申侯城

賜邑鄭伯逃歸

僖公五年

鄭殺申侯以說齊

僖公

七年

怠善而長姦者莫如徇時之說是說之行於世不知其幾年矣持之有故也舉之有證也辨之有理也無惑乎傾天下而從之也其說曰徇時者通忤時者窮天下堯舜而我獨共鯀是以有放殛之刑天下桀紂而我獨湯文是以有幽繫之禍故崇山幽州之竄宜也夏臺羑里之囚亦宜也亂世之不利爲善猶治世之不利爲惡也子欲爲善於亂世盍先自省能飢乎

能寒乎能傲炎荒而輕髡鉗乎能嗜刀鋸而親礪質乎能也固可忤時而獨行其志也如曰未能盍亦隨時上下以徼寵保身哉是說之行風靡波蕩者十人而九矣噫嘻世之君子果何道而排之乎春秋之時澆僞蠭起之時也徇時而生者吾見其人矣忤時而死者吾見其人矣祭仲潘崇之顯榮洩治伯宗之戮辱皆世俗所指以藉其口者也蓋嘗以齊楚爭鄭之際觀之鄭伯之臣終始主齊不變其說者孔叔也反覆趨利且齊且楚者申侯也格之以世俗之說則孔

叔之樸固膠滯殆難免乎今之世申侯持詭譎之術
遇澆僞之時所謂卉之春而稼之秋也然孔叔卒無
纖芥之禍而申侯反以殺其身則世俗之說果可盡
信耶附丁傅者皆貴於哀帝之朝而朱博以丁傅敗
獻符命者皆侯於王莽之世而劉棻以符命誅昔之
君子介然自守忤時不悔者其知之矣嗚呼治世者
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爲小人
禱者必祝其遇亂世而毋遇治世抑不知事有大謬
不然者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則鐫譙至跬步觸

法則譴責來含毒蓄險鬱不得吐信乎其不得志也
然抑其惡所以全其身愛小人者孰有加於治世乎
嚴師之箠楚慈母之呵叱吾見其恩而不見其讎也
亂世則反是矣貪大者家亦大詐高者位亦高羣讎
輩囂競於爲惡不至於覆宗絕祀不止也有餌焉以
馨其鉤有錦焉以華其阱安得不誘而納之死地乎
此申侯所以狙爲惡之利而至斯極也嗚呼小人者
毋以遇亂世爲幸哉

楚滅弦

僖公五年

○黃不歸楚貢

僖公十一年

楚滅黃

僖公十

二年

天下之禍恃人而不自戒者居其最天下之辱爲人所恃而不能保者居其最恃人而受禍者固可責也所恃者不足恃而納人於禍庸非可責之尤者乎齊桓公攘夷狄以尊中國也黃也僻陋在夷慕中國之義自附於齊恃齊忽楚相繼覆亡左氏以恃人而忘備責之抑不知二國之所以忘備者深信中國以爲可恃也終至於翦滅者豈非誤信中國而至於此極乎爲中國者誤人於死地曾不自咎尙忍隨其後

譏之甚矣無愧而不知恥也人之汎舟者恃舟師而
不戒酣寢沈醉以溺於水是人固有罪矣然岸旁之
人罪之可也舟師罪之不可也彼由誰致禍而猶敢
罪之耶是溺人者非水也舟師也滅二國者非楚也
齊也二國之滅未足深恨吾獨有所深恨者焉中國
之不競久矣蠻夷肆行莫之敢遏齊桓獨斐然欲扶
衰振廢茲黃又奮然自拔於蠻夷而從之四方諸侯
皆將占茲黃之禍福以爲進退是機也中國蠻夷勝
負之決也使茲黃既附中國而社稷奠安人民豐阜

則皆歆豔棄戎卽華楚雖倔強蠻夷間誰與同惡者
今齊桓坐視二國之亡而不能救附中國者未有福
忤蠻夷者立有禍人情非病風喪心豈肯辭福而求
禍耶是驅天下之人而歸蠻夷也向若桓公倡義之
初蠻夷皆不知慕中國之義漠然不應其害猶淺是
何也彼雖未知從中國之有利亦未知從中國之有
害也不幸弦黃首恃中國而得禍雕題文身之俗必
指以相語曰吾始所以慕中國者圭璧黼黻之華也
干戚羽旄之美也豆籩彝鼎之肅也磬筦鐘鼓之和

也謂可託吾國而無後憂而今而後乃知中國之不足恃彼聲明文物亦徒有其表耳焉可爲所誘而自投於禍哉是則二國之滅猶未足深恨因二國之滅而絕蠻夷向中國之心爲可深恨也嗚呼中國猶君子蠻夷猶小人小人爲君子之害猶蠻夷爲中國之害也世之名君子者招小人而誘之曰汝術甚危我道甚安汝盍去故而就新乎聞有聞風而來者實無以與之既奪其小人謀身之術而不授之以君子藩身之具未入於仁而先入於愚未入於義而先入於

迂恃其徒善曾不隄防輕犯世忌以蹈於禍向之儕
輩交責而爭尤之曰汝不用吾言捨便利之舊術而
就緩濡之迂計今禍福果如何也向之鄙夷吾黨而
自附於彼吾謂汝朝升君子之門暮收君子之利顧
乃顛頓困辱反不若吾黨循常守故之安則翦翦拘
拘者果足恃耶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而仁義之道荒
矣是皆以君子自名者之罪也以君子自名者誠不
足恃矣天下安可以此人之不足恃而遂疑此道之
不可恃耶將之覆軍者相繼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